制義叢話

制藝之興其人心之不容已者乎漢取士以制策其弊也浮誇而不適於用唐以詩賦其弊也浮華而不歸於實宋[illegible]論[illegible]取士增淺而不根於理於是依經立義之文出焉名曰制義[illegible]變則通人心之不容已卽世運升降剝復之自然也[illegible]賢書既以各欲言其心之所得故制義皆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要其取於心注於手出奇翻新境最無窮心之所造有淺深故言之所指有遠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合有廣狹皆各如其所讀之書之分而止吾故曰制義雖代聖賢立言實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有明以來以制義取士迄今蓋五百年幾五百年之英才悉其聰明才力研精殫思於八比之中各出其學以相勝而又列科選雋分省程材此亦如天之風雲地之花木山之烟嵐海之潮汐固有彼此殊狀月異而歲不同者

非有人會而萃之溯源流別支幹蒐軼事稱異聞安能使五百年之才人精神辭氣談笑詠諧畢露於後人耳目之前哉閩中梁茝林先生以阮文達公四書文話屬草未成乃作制義叢話二十四卷權輿於宋代美備於前明極盛於本朝抉其菁華綜其同異如貫珠如纂組其用心蓋亦勤矣憶道光己亥秋　國霖奉命典粵西鄉試時先生以大中丞撫粵撤闈後接對旬日見先生神采凝然如深林高山不可遙測箋牘唱酬詞翰俱美時新築五詠堂於獨秀峯下先生邀往宴飲其中以梨園小部相隨又同遊風洞李園諸勝登陟談讌終日無倦容筵間拈韻觀爲諸賓客理簿政　霖每飲必舉六七十觥先生顧而豪之因出其所著文選旁證退菴詩集相示見其博洽精深成一家言又見所著退菴隨筆楹聯叢話則又如讀談苑摭言諸書日與　熙朝耆舊相贈答稀潤著作

如此是以傳矣誰知又有此一編含英咀華標新領異爲五百年來才人所日習之而未嘗一造之者耶華撫雲刺史以其舊板燬於揚重爲梓行於廣州出鈔本相示亟爲慫恿以速其成碩問思淵之得見先生越今已二十年聞先生之下世亦將十年矣覩斯一編猶如與先生論文說詩於靑蘿碧玉間也咸豐九年歲次已未長至日書於羊城西郭之蓼甦齋弱東江國罙

唐宋以詩賦取士似專尚浮藻然名卿往往出其中有明改用制義則託體甚高盛衰升降前人已言之述　本朝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渾雄博大蔚然見開國規模如熊次侯劉克猷張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後益軌於正而李厚菴韓慕廬為之宗尋桐城二方相與斬刈以古文為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亦堪驂靳焉雍正乾隆間墨藝書排偶而魄力苦厚煩難猝辦擇其醇者則獨出冠時至嘉慶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儷以衒必獲近稍厭棄又未免衛趨萎弱蓋二百年來文之遷變大概在斯天下必能自豎立卓爾不磨者乃不受轉移於風氣否則騖乎此復豔乎彼馳逐東西迄無一效譬之駕車未熟屢易轍衡勢將顛蹶甚且摹仿舊調填砌字數膚飾庸濫徒具形而無

君形者存致議者以制義為詬病不知特末流之過豈制義之本如是哉長樂梁茝林中丞急思救正爰有制義叢話之輯考往昔制義未興雜說家多作詩話或詞話洪容齋四六叢談僅屬駢體而他不及惟元陳繹曾文說因延祐復行科舉示程試之式倪士毅作義要訣指陳諸弊足資龜鑑君書實沿厥例前敘掌故後綴瑣事中數門攄與心賞之文擷其菁華闡其奧窔欲求精於理深於意倫於辭彌於經術學者苟由是探而究焉可以傳世可以榮世洵乎其宜奉枕中之秘矣獨是君甫冠得鄉薦未壯而登第涉場屋非久與老師宿儒沈浸其間者異中歲敭歷更乏餘暇乃所論直湊單微切中肯綮遂覺天吳紫鳳度盡金鍼用是知君之學殆觸處貫通也愧余於此道殊疏淺但廿年講席文過目不下累萬亦未敢掉以輕心今承命製序聊獻芻言并質諸當代君子道

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春正月年愚弟涇朱琦謹譔

序二

自宋熙甯間以經義取士至明初遂著爲功令制義與詩賦代興由來尙矣厥後法律益精體格益備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稱大選本之刻汗牛充棟於經史子集外別立一門前明三百年中奇正醇駁因時遷流難以更僕數我 朝文治蔚興作者濟出迄於今風氣亦屢變矣而設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重之者曰制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故勝國忠義之士軼乎前代卽其明效大驗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毫無實用甚至揣摩坊刻束書不觀竟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故列史藝文志制義從未著錄是二說也皆未盡然夫制義之重也有重之者其輕也有輕之者非制義之有可輕有可重也自有制義以來固未有不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若他

書一切不觀惟以研求制義為專務無惑乎亭林顧氏謂八股盛而六經微也竊嘗怪當世之士童而習之乞科名躋膴仕及詢以制義之源流正變盛衰升降則茫然不知所云又何論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耶然欲明乎源流正變盛衰升降之故非薈萃羣言勒為一書無由溯其源而導其流昔摯仲洽文章流別久已散佚不傳傳者劉彥和文心雕龍為最古所言文章利病窮極微妙千古論文之書莫精於此宋以後詩話日出獨尠文話至論制義者更絕無其書曩阮相國雲臺師嘗令粵東學海堂諸生輯四書文話未成書今大中丞梁茝鄰先生輯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凡程式之一定流派之互異明宗旨紀遇合別體裁攷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與夫諸家之名篇雋句無不備載蒐博采廣擷以成斯編非專於制義中研求者比也豈獨有裨舉業實於源流正變盛衰升

降之故一覽瞭然足以知人論世俾承學者知制義非專爲弋科名躋膴仕之具其爲功豈淺尠哉

道光癸卯夏四月海甯楊文蓀謹序

制義叢話例言

文之有話始於劉舍人之文心雕龍詩之有話始於鍾記室之詩品降而宋王銍之四六話近人毛奇齡之詞話孫梅之賦話層見疊出惟制義獨無話非無話也無好事者爲之搜考以成書也余自髫齡應舉爲弟子員者四年爲鄉貢士者八年通籍以後掌書院講席者六年未嘗一日舍制義不講雖所詣殊淺而結習愈深自辭官養痾端居多暇日月既積裒記滋多因略爲部分成二十四卷考證舊聞觸發新意或亦有裨於舉業庶不遽招覆瓿之譏云爾

四庫全書中所錄歷代總集別集至爲詳贍而於制義惟恭錄乾隆初方苞奉
敕所編之四書文四十一卷此外時文選本及各家專集一概不

登然功令格式宗旨源流乃時時見於他書及士大夫之口分別義類採擷菁英於以範圍後學之步趨啟牖時髦之神智亦制義之準繩也凡解總論爲首二兩卷

宋王半山始作制義宋史本傳中無此語不知起自何時近人所見則俞桐川百二十名家選首卷所錄而已然俞所錄又止王半山蘇穎濱陸子靜陳君舉汪六安文信國六人而北宋劉安節集中有程試經義之作又宋袁矩經義模範亦載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孝四人經義並元代倪士毅王充耘亦各有經義程式皆未之載是於此事原始亦尚語焉未詳惟俞選已家有其書人所共曉今姑仍其目就六家而評騭之別爲一卷以著制義之權輿焉

制義始於宋而盛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體凡屢變亦

猶唐詩之分初盛中晚也今就所聞見有話可傳者輯明初作者爲第四卷明中葉爲第五卷明季爲第六卷
國初文運朋新文人輩出而論制義者人人曰中惟曰熊劉不知先熊劉而開山者有人儕熊劉而驂靳者有人或以沈實勝或以高華稱開國規模實遠儁明初洪永諸家之上因輯順治初作者爲第七卷以爲我
朝制義之冠冕云
國朝名臣多由科目出身無不工制義者而安溪李文貞公長洲韓文懿公爲之眉目此外事業文章一以貫之者實不乏人今就
國朝以逮道光閒按前後論次之用彰我　國家人文之盛至名臣之目非私家所敢定今以已逝而得論者爲斷此後勳業彪炳著作宏富尙望後起者續爲巨編則制義一道且將與國史相繫矣所錄凡二十八家爲第八卷第九卷

國朝自康熙以逮今茲中間制義流派不無小異而淸眞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蓋才力隨人而具風氣逐時而開不必爲家數之分門戶之別而標新領異要使學者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所取資因錄康雍間作者爲第十卷乾嘉間作者爲第十一卷道光間英俊甫出附見一二焉

前明宦途非由進士出身者不貴而進士一科非得元者不榮故舉世趨之若鶩至有元度元派元脉元訣元燈之目惟我　朝文字大都博大昌明遠軼前軌嗣又恪遵聖訓以淸眞雅正爲宗士大夫遂不復注意講此然遺聞軼事時時間出亦頗有類於前明者彙而錄之以增制義之佳話以發作者之文心非必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俾寰宇中應舉者羣然爭之而自昧其立言之本旨也是爲第十二卷

昔人論作史者須兼才學識三長余謂制義代聖賢立言亦須才學識兼到自元代定制科舉文以四子書命題以朱子章句集註爲宗相沿至今遂以背朱者爲不合式然聖賢之義蘊日繹之而不窮文人之心思亦日濬之而不竭其有與章句集註兩歧而轉與古注相符於古書有證者未嘗不可相輔而行茲並就所見次之其有格局岸異見解奇特與舊時講章迥異者亦閒附焉一以翼傳注之闕遺一以新學者之耳目不求備也是爲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吾閩制義自前明即有名家如蔡介夫周萊峯田鍾台傅錦泉李九我許鍾斗吳青嶽蘇紫溪諸家久已旗鼓中原余近輯閩文復古編已詳爲甄錄我　朝之李文貞公直接前徽已錄爲此集名臣之冠茲但就乾隆以來名篇俊語以次採擷時代愈近氣味愈

親鄉黨遺芳師門舊劄尤欽欽在抱寤寐不忘凡錄吾鄉作者爲第十六卷第十七卷其同門益友平昔互相切磨之作與夫單寒枯槁之士有應以文傳人者皆欲過而存之因附綴於後爲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吾家自前明中葉至今一脈相傳爲郡邑庠生十餘世蓋日與制義爲緣者三四百年 國初以遷海之禁由長樂徙居福州經澒析之餘遂至先代舊文不留片紙今惟從 先大父天池公及先考資政公暨諸伯叔父下逮羣從輩遺文有話可述者敬謹編錄而閒附拙稿數篇以存吾家制義之梗概云爾非敢自炫也是爲第二十卷第廿一卷

古今輯詩話者於標舉名篇佚語之外必兼以考證舊聞糾彈事則制義話亦宜仿此制義之命題者於功令其破承起講亦具

有格式其開舊聞瑣事皆足爲摛華之助談藝之資茲輯命題各事爲第廿二卷破承起講諸事爲第廿三卷而以胜詞諧語別作雜綴是爲第廿四卷終焉

從來著述家每嫌斥舉作者之名故或舉其字或舉其官或舉其謚並有單舉其郡縣者談制義者亦往往如此大臣公老循仕履人所周知如趙儕鶴與高邑同稱王荊石與太倉並舉可也若鄧以讃但稱新建湯賓尹但稱宣城能無費人尋討乎乃如俞桐川百二十名家之卷端題名下僅附其字韓求仲程墨文室之卷端題名下僅紀其科自是而徐存菴之嶺雲編王巳山之所見集各仿之而於里貫仕蹟一概闕如殊令承學者末由知人論世大爲恨事今就集中所有之人各爲考其仕履字謚其著述有關於制義者皆詳列之題於卷終並家集中諱號仕履亦另附於後使讀

者一覽瞭然亦制義家之楜格後人或可仿此而爲之也

制義叢話卷之一

福州梁章鉅撰

四庫全書總目云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稱嘉靖丁未訪楊升菴於滇得經義模範一帙乃宋人舊所刻云云所錄凡宋張才叔姚孝寧吳師孟張孝祥四人經義共十六篇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呂祖謙錄入文鑑者也時文之變千態萬狀愈遠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遠於道今觀其初體明白切實乃如此若吳伯宗榮進集亦載其洪武辛亥會試中式之文是爲明之首科其所作亦與此不相遠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爲主不以脩詞相尙矣康熙中編脩俞長城嘗輯北宋至 國初經義一百二十名家然所錄如王安石蘇轍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書世或疑焉此集雖篇帙寥寥然猶可見經義之

本始惟劉安節集載有經義二十七篇亦北宋程試之作此集未載或偶未見耳

又云作義要訣一卷元倪士毅撰皆當時經義之體例明以來科舉之文實因是而引伸者也是書所論雖規模淺狹未究文章之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又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義之龜鑑也

又云書義矜式六卷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甯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

錄此一篇以為程式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為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複為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元統則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為程文以示標準云　按前明科舉初場試四書文三篇五經義四篇故爾時有七篇出身之目間有合作五經卷以見長者故又有二十三篇之目前明以五經卷中式者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史試南畿兼作五經題以違式取旨特賜第一名其會試授刑部主事天啟丁卯鄉試顏茂猷以兼作五經義取中崇禎甲戌會試又以五經卷成進士皆吾閩人而繼此者丁丑則有江西揭重熙己卯則有山東宋瑚癸未則有浙江譚貞良馮元飈江南趙天麟

入　本朝尤指不勝屈如順治乙酉山東鄉試法若眞以全作五經文，賜內閣中書準其一體會試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甯査士韓及吾閩侯官林文英壬午順天鄉試又有莊令輿長策二人皆以兼作五經違式特疏以　聞得

旨俱著授為舉人準其會試嗣後兼作五經文者不必禁止旋著為令各省於定額外加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蓋衆各省以此中式者蓋多而王漁洋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卷掄元者且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徐旻曾以五經卷中副榜亦蒙準一體會試此尤出於常格之外也至乾隆辛未科始停五經中式之例

又云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乾隆　朝內閣學士方苞奉

敕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曰正嘉曰隆萬曰啟禎　國朝文別爲
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於後卷首恭載
諭旨次爲臣奏摺又次爲凡例八則亦臣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
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
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
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爲宗厥
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
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
漸趨佻巧至於啟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純猖狂自恣
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啟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盩而士
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
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我

皇上復申明清眞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禀
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
以考風格之得失於　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
聖人之教思無窮即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
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爲士林之標準焉

按雍正十年始奉
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眞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
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
清眞雅正以爲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復奉
上諭云國家設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
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
相徑庭乎哉

皇考有清眞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爾等因欽此是清眞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

聖訓相承規重矩襲永爲藝林之矩矱制義之準繩矣

康熙七年禮部題覆左都御史王熙一疏內開康熙元年以前鄉會試係做八股文章二月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後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奉

旨依議

乾隆九年禮部議覆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

拔格而官已非其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且剽竊旁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等語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後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藝科舉之弊唐趙匡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該侍郎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等爲空言剿襲而無用者

此正不責實之過耳人見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義爲然且夫時義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用而未可概行詆毀何也時義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於經書之中冥搜幽討殫智竭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

乎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興衰初不由此更無事更張定制為也所奏應無庸議　按是時鄂文端公當國力持議駁制藝得不廢者文端力也

元史選舉志云考試格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子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　按此即顧亭林炎武日知錄所云四書疑與今制義之體稍異然今制義專用朱子章句集注實始於此其限字之令亦始於此也　又按明初科舉成式四書義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每道三百字以上我　朝順治二年定四書文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議五百五十字恐詞意不盡若不限字恐又相沿冗長嗣後

限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始定鄉會兩試及學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爲率違者不錄長短得中至今遵守洵不可易之定式也

明史選舉志云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畧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按楊誠齋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文點題後用以爲二字起文至於治國家二句文點題後用謂字起似代古人語氣實始於此又排偶之體北宋時已有之宋史選舉志載大觀四年臣僚言場屋之文專用儷偶題雖無兩意必欲釐而爲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爲淡泊請擇考官而戒飭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爲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毛大可奇齡曰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並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復其句重其語兩疊其語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有頸比有腹比有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之首尾即起結也其中四韻即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　按錢竹汀大昕曰宋熙甯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大夫習於排偶文氣雖踈暢其兩兩相對猶如故也亦與毛氏意同若崑山吳喬以代人口氣比之元人雜劇則過矣

顧亭林曰經義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

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按楊誠齋國家將興二句文及楊墨之道不息二句文皆有四股至於治國家二句文則有六股汪六安天之方躋二句文有四股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文及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二句文各有六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節文則竟有八股是其體實沿自宋而定爲程式則自明始耳

先大父天池公書香堂雜記云前明制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

本朝陸清獻亦嘗論大結之不可無漢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題立論隨題可以繳入明之中葉何以此爲關節後因文日加長此調

浙廣至我　朝康熙六十年始懸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編脩楊述曾忽有復用大結之請大學士張廷玉等奏駁以爲若用大結未見有益而弊竇愈滋斷不可行其議遂寢至今遵守　按唐翼脩彪讀書作文譜云辛卯江南君子學道則愛人節題題後幅入子游口氣避文者抹其文曰下有小人學道何聖人口氣未完不當即入子游口氣使子志於道三句墨卷避文者謂前幅可合發後幅不當合發須三股循作方能謂下句餘地否則游於藝句續不上矣噫誤矣予觀左傳及史記不惟篇末多斷語如諸侯會於申篇中幅忽於疏解經旨口氣中插入君子謂宋左師語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二句會於宋篇忽於疏解經旨中插入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此皆斷語也史記屈原列傳入君無智愚賢不肖一段孟荀列傳首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一段皆突地插入

斷語以嘗觀經筵進講書之法每講一書雖必證以三代以後事或證以當日時事以為實據令人非知書與事合一之理庶幾不至書自書事自事也又宋時王安石經藝體裁後幅必入實事作證如此為文方顯得士人實學夫制藝為排偶詞章所為帖括也久矣後幅略入學人口氣以為證據猶能使學人留心實學考究經史且前半破承以斷語起後竟不以斷語相應有頭無尾成何體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順口氣到底令無學者得以文其空疎淺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體裁且將使學人竟不必多讀書矣國家用人亦何貴此無實學之士子哉　按唐氏此論顯與功令相違而其理則甚足唐氏所撰讀書作文譜全書皆不免兎園冊陋習惟此條典實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

方望溪　苞　曰制義之興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

於四子之書俾學者致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悉歸於正　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良由經義代聖賢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僞迨時過境沒無存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

李文貞公光地榕村語錄云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道條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

之謂也

又云做時文要講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若口氣錯道理都錯矣

又云房書坊刻始於李衷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綱鑑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采段段全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為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又云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于耻古俞長城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褒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脈微細賦然而大之狀知道理微便能縷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又云文章先求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走至但世有一種人從心裏放逸昏惰志氣不立其先時聰明才華儘有可觀到後

來漸漸消亡實足可惜也

汪稼門督部志伊曰王陽明言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蒙壟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能行其道於天下則其術不可以不講也近方望溪言韓昌黎嘗云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翱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昌黎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翱所謂造言也此即今舉業行文之要術也　按督部不工制義此乃述前人之言故節錄之

方望溪曰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

講機法務為虛變雖巧者有加而氣體苶然矣至啟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為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故化治以前有簡要親切而又有精彩者亦有直寫傳注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別者正嘉而後有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亦有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剿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隆萬為明文之衰有氣質端重間架渾成者亦有專事淩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至啟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徑所開或為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傾棄規矩以為新奇剽剟經子以為古奧雕琢字句以為工雖書卷雖富辭理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為所蔽蝕矣

韓文懿公菼曰往有謂予以舉業文宜何從予曰在讀書耳人胸

中有數百卷書其威儀進退必有可觀卽笑言吐屬亦要非俗物
書之蠹人如是也獨能文已乎
杭大宗世駿曰制義特文之一端而吾以爲在諸體中立言最難
而深造政不易挾經之心執聖之權非沈潛乎理訓周悉乎世故
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習之有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辨
鋒起切而按之自舉世不能適其條貫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
見道之士少也
管韞山世銘曰前人以傳註解經終是離而二之惟制義代言直
與聖賢爲一不特不遁入深細且章句集傳本以講學其時今文
之體未興大註極有合卽名言而不可以入語氣最宜分別觀之
設朱子之前已有時文其精蘊要當不止於是也
文曰時文之境地常若有域焉以限之未易言深造也惟苦心强

力之至者歲以月仲晨摩夕漸漬之久久而此域始豁然以開則舉身之所遭值目之所俯仰耳之所聽受莫非吾文之所取資而字理行間仍各視其所養之淺深以為厚薄非可以一蹴而幾也

張惕菴執陶四書翼注論文云大學釋止善一章首引商頌元鳥詩以影止字正如破題次節引小雅緡蠻之詩點出知字如承題三節引文王作例至善標準如開講淇澳節乃明明德止至善之實前王節乃新民止至善之實正如兩扇時文此亦天造地設為制義開先格調且不第此也如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孟子見梁惠王章王立沼上章好樂章文王之囿章等類中間或具三股格或具兩股格今之制義無不與之暗合其餘左傳及秦漢唐宋諸大家文默示制義格式者不一而足人特忽而不察耳俞長城嘗言文章之運天附人而開非人代天而作豈不信哉

阮芸臺師曰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者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　按此吾師所自作四書文話序已刻入研經室集中而其實文話倘未成書余以道光丙申入觀京師曾向師乞讀此書師曰此書初稿有兩本一存揚州家塾一留廣州學海堂君此去廣西可就近索閱耳適余岸制叢話亦已具初稿急欲得吾師書印證之先後函託廣東林少穆督部喬見齋廉訪張南山郡丞就近錄副訖不可得均云學海堂中並無此稿矣辛丑秋撫吳中旋以引疾就醫邗上乃得從吾師借

觀所存家塾稿本凡分二十四門援據浩博閒有余稿中所未及採入者因窮旬日之力目營手繕計增入余稿者十之一二惟余稿不細分門類專標舉名篇儁句旁及瑣聞諧語義例既定與吾師所纂面目稍異固不妨兩行其書也

馮定遠班鈍吟雜錄云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爲之毋求其便者必爲其難者昔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磚也得第則舍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遂有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一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不良者抑何心也

何義門焯曰合天下聰明才辨之士治一事得之則身顯名立不得則身晦名沒然而無一精者未之聞也窮畢世之力攻一藝父兄勉其子弟師摩切其徒然而無一長者亦未之聞也至於閱三百有餘歲英雄豪傑樹功名釣祿位舉出其中而謂是爲卑卑不足道果通論乎自元以八比取士明踵其事以至於今推而褒之者十九薄而貶之者十一焉　國初毛子大可貶之尤深然如明之王文成于忠肅功業赫赫照人雖三代大臣何以遠過而其進身皆不出八比文可薄而貶之乎嘗取而譬之學庸語孟猶日月之著明朱子之注則測時之表也名士之爲時文則又因表之時而細爲之晝其刻詳其分者也非天之有日月則表無所施非表之明時則分刻亦無所施故先正之文有足羽翼經傳者以此耳

陸清獻公隴其曰先輩作文必擇明白正大之題虛縮亦不屑

爲以聖賢精義不在此也至所謂搭題則又與虛縮不同矣虛縮題雖非精義所在然猶是聖賢口氣可以漸求其精義若搭題則並非聖賢口氣矣語勢各不相蒙强而合之以爲題於是作者不得不穿鑿附會以成文其有害於人心學術不小朱子於學校貢舉議嘗痛論之曰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出於人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在家法之不立而已夫朱子豈無謂而詆之如此哉其所憂者遠矣今學者未有主持風氣之權既不能必主司不出此種題亦當知此爲先儒所深病而不以穿鑿附會自矜庶幾中流砥柱也如壹戎衣六句題是言武王纘緒之事未受命句是言武王暮年不及制

作以起周公之事並非繳上文明其不得已也今因出題者連上文作者便以此意成文雖於理無礙然此處立言本意則風馬牛不相及也

徐存菴（越）讀書編所錄上自洪武下訖　昭代已未不下三千篇其自作紀畧云文章之名曰程文曰墨卷曰房書曰行書曰社稿是以其人與其人之時異之其實未有殊也在未遇曰社稿一遇則曰行書再遇則曰房書墨卷之不同於房行書有福墨鬼神相其成功令衷其是者也程文之不同於墨卷者力爲矜式不騁才不炫美而一以書旨題情爲式天下者也此數語於制義之源委最爲簡明

冉蟫菴（覲祖）曰高明之人多厭時藝爲無用而欲廢之者余謂今之人無不讀經書者率以爲時藝之資耳不爲時藝則不讀經書

矣是知時藝為經書之傳羊也顧可廢哉　按此言雖淺而殊有
關繫制義之不可廢科名中人類能言之然從無此論之深切著
明者

王耘渠汝驥曰世之詬病時文者謂其氣體之非古耳若得左馬
之筆發孔孟之理豈不所託尤尊而其傳當更徑乎愚故謂有明
制義實直接史漢以來文章之正統也

顧端木咸正曰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易
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
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繹毫血脈之所在而又外束於功令
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莫然
無所用之故其為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膈臆外窮法象無端無
涯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稗可元可小說

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腑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注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實易且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乃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只讀陰符考工記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元經易林等書卷帙不多而用之於文也無不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爲文難易之故也

吳蘭陔懋政曰要作好時文全在讀書今之爲父兄者樂子弟之速化讀四書章句集注後隨意讀一二經並古文觀止古文析義數首即授以時文帖括使之依樣葫蘆僥幸弋獲或有筆性英敏者遇試題得手亦遂掇巍科以去然根柢淺薄終身不復能自振

拔況又未必能弋獲耶吾浙中近數科如壬申題必須三禮壬午題必須周易本科題必須左傳此斷非枵腹人所能敷衍了事者予朱子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按此六句沈僖之語朱子嘗述之耳世之十年讀書者多矣然畢竟所讀何書大率其寢食於兔園冊子中口沫手胝泛無領悟何如移此工夫向經傳尋討更得源頭活水耶

李雨村調元制義科瑣記云鄭淡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為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淵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甯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甯汪棟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脩湖廣試牘海甯許時菴江南

試卷

阮吾山葵生茶餘客話云明坊閒時文刻本與於隆萬閒房書之刻始於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則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

梁瞻北玉繩瞥記云金史章宗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考試官或遺不能憶識失人材可自注出處出題亦於題下注其本書此善法也前輩言八股盛而六經微恐不盡然特以今之所習謬種流傳大抵因陋就簡赴速邀時二句見唐書薛謙光傳欲除文弊當行此法題注出處究卻多少揣摩裁藉極博雖通人不能盡觀且試人優劣亦全不係是也　按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初舍有將試

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示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
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此說似亦可仿行之
張惕菴曰坊刻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時
何義門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閣學李安溪前後選諸集皆徐
壇長何義門所手定方望溪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出兵曹鄭
濟岡向氏改定然後出示同儕發刻三選三十家亦向氏汰劾其
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若此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壞論舉業之弊
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
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
人二事合為一事者錯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
仕又士子繼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
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負其宋日本

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題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許方山謨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閻百詩若璩潛邱劄記云顧亭林嘗言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其間皆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各數一篇文中有謇諤二字謇字出離騷諤字出史記商君傳合川謇諤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

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各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必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　按閻百詩初交何義門時年二十四歲與議論時文欲將有明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言豈有使別字用誤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百詩之旨義門曰必如是方見制義之難也

書香堂筆記云錢唐桑弢甫調元有評選明人制義二十篇天崇文十篇刻入天崇欣賞集隆萬文十篇則傳本尙稀大抵皆評語極繁筆舌互用一字一句無不抽闡毋多至數百言頗能使讀者心開而目明手舞而足蹈其實於制義之源流正變代聖賢立言之本旨尙無所發明不過取便應舉者之揣摩而已故大雅弗尙

焉鈕松泉曰此論極爲精確桑弢甫選天崇文上選十篇外又有次選若干篇如正希之仁者必有勇見利思義二句足食足兵一章以爲賢乎二節大士之學而時習之一節因不失其親二句肯行束脩以上一節陶菴之見義不爲二句皆取利於場屋而於先正理法均未發明如陶菴文及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絜作選家俱以無實際訾之惟其時及門受業者獲隽凡數十人故朱櫰樹欣賞集備錄之

黃黎洲宗羲輯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三百七卷至三百十三卷皆錄各家時文之序其七十八首今攷各家文多已湮沒不傳惟藉此書所載之序畧存梗概而已因盡錄其目於左云劉繪醒泉窗稿序陶望齡湯君制義引湯顯祖王季重小題文字序方應祥顧九疇選義引莊尙之北遊草引汪明府制義跋倪元璐黃石齋史公官稿序楊伯祥太史稿序吳濤人庶常別言序吳來之進士近藝序劉鉅淇解元近藝序簡臣周侯來焚草序范箕生近業序蕭爾重盆園草敘祁止祥稿序陳仁錫昭華琯敘胡允嘉時藝

存元遜序鄭之元自序徐濬生制義小序張采陳大士稿序文德
翼過雲將匡山小草序李石守文稿序金聲鴻文序皇明功令鬭
序觀文大社序魏昰潤黃熙伯稿序黎遂球李篤侯館稿序姜周
陳耆仲近藝序代耕編序曾異撰王有巢文敘徐文匠制藝序四
書論世自敘王有巢叢帖序龍虎吟序旅書敘庚午程墨質敘癸
酉閩牘抄敘馮元颺詩經鼎來敘刻因是編序陳昌基時文序陸
符時文易題辨時文易書後董筆公文稿序且就篇序二江山中
稿序婁堅張伯隅稿序吳江沈祖鈞選鈞元錄序易經程墨選序
李流芳徐廷葵燕中草序顧大韶題華林社草書十八房後恍守
正許孚遠先生金稿序胡休復手評時義序文德翼巢端明文稿
序艾南英王康侯合併稿序戊辰房書刪定序吳逵因近藝序王
承周四書藝序王子肇觀生草序前歷試卷自序金正希稿序陳

大士近稿序朱咸一近藝序黃章邸近藝序四家合作摘謬序章世純中舫齋稿序羅萬藻王子雲制藝序孫碩膚制義小序李小有制藝序庚辰房書衡序陳宏緒甲戌房稿辨體序徐世溥同人合編序蔚社亭序傅占衡壺山集序魏氏兄弟制義序見次柳餘草序清溪會業序尹民興任雪柯青鳳軒藝序

厲樊榭鶚謂何樟亭太史維熊家藏社稿及房行書最多凡爲文五萬餘篇後擇其尤雅者千首有奇都爲一集顏曰天經薀在閣發幽潛佝艱刓剛深以爲憾其令嗣太崩復拔其沈博絕麗者若干篇名爲龍鬱集先梓以行龍鬱者用班孟堅答賓戲中語也今龍鬱集之名時文家已不能盡識語以天經則更不知所謂矣、

先資政公四勿齋隨筆云蔡芳三寅斗選本朝三十家采擷畧備吳蘭陔議之謂浙中如徐笠山陳句山江西李穆堂周力堂馮夔

選諸公嘗未之及以為修江左而游鄉材掇蔡氏仿俞氏百二十名家之例每家之前各冠以小序自儲欣以下凡三十八人中有徐廷槐即徐筠山也不知吳蘭陔何以云爾然據何飛鳳十二家精選則此書何非芳三原本也

王巳山步青有塾課分編八集及續集其自序畧云余老於硏田與生徒口講指畫後先五十年凡所課讀必相其材視其候不敢以意漫嘗庶幾其有成就今且屏跡課孫爰彙集諸選小題之文分為八集初一曰破蒙導其源也次二曰式法正其趨也次三曰行機暢其支也次四曰參變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則為精詣恢之彌廣則為大觀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為老境謹嚴之餘溢為奇怪是為別情凡茲八集等級分明而指歸自一　按八集義例最為簡明俱於舉業翁覃溪師嘗語余曰凡初入塾者讀文以

王巳山埶課八集爲最善學字以歐陽信本醴泉銘爲最善凡我學侶當謹記之

翁覃溪師曰余於乾隆巳亥秋典江南鄉試闈中判牘尾作四律云採芳廬序廿年心澹泞空濛寄遠襟借問嚴泉無結構如何山水有清音躊躇宏歎千秋畏悵望孤情一往深不是文章烟月語典謨儼若帝天臨夢裏巉巖石骨青移文欲問草堂靈巳山字豈元夷簡陽羨茶非陸羽經薪火誰能傳旣燼巾箱幾見覩眞形天機刻露諧前輩不獨滄洲紀鶴銘雄奇更要選和平果否聲音足性情原委隸蝌韓八代縱橫禮樂漢諸生山中老宿還風氣江上秋空又雨聲多少津梁停畜在他時幾個可施行敝帚毫錐等自憐恐將長物笑爽癡兎園馬肆成何用麟角牛毛敢望傳九穀青映非下地六經日月正中天相期閉戶深追琢莫遣窗衙付石田

此四詩者深惑於宜興儲氏以經術爲文而金壇王氏諸舉者過綴卻以示學者學者不能深體而實踐之爲可憾也然近時高才博學者又多矜言文境超詣於已山義法恥復受其羈縻此則賢智之過不流於蕩檢踰閑不止故愚嘗謂往日言時文者不甚留意於注疏經傳因陋而近日稍知看注疏者又高談漢學詆駁宋儒此學者之大患也

制義叢話卷之一

福州梁章鉅撰

李雨村曰乾隆四十四年順天鄉試首題爲子曰毋放榜後金壇于相國敏中孫德裕中式舉人時方　駐蹕熱河德裕以大臣子弟例得赴　行在謝　恩

上令將闈中詩文默出呈覽　諭左右大臣曰雖大致尚屬清順但首篇內朝廷自有養賢之典何臣子偏爲過激之詞又今日之粟非出之於家國家無以報功而臣下實爲多事等句俱與傳注不合朱注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卽夫子所與非受祿於魯國更非頒祿於周室也朝廷之語魯國尚不足以當之而況夫子之家乎又有夫子行芳志潔語非六經所有而以擬孔子更覺不倫此實認題不眞及遺詞不當之故

但恐通塲類此者不免而今年鄉試揭曉實當木蘭秋獮迴蹕熱河之時闈中十魁卷例不先行進呈朕無由得見因命軍機大臣取闈中所刻前十名簽呈則首名破題即有尊國制所以重君恩之語其他如以功詔祿祿以馭富朝廷詔祿之典國家之體制垂爲上尊政體下廣國恩計功詔祿國典攸關御廩之頒天家之餼等句十名中不可枚舉卽其中偶有敘及爲宰者亦未切實發揮均未能體會正解設塲中所取之文俱理精義足而于德裕獨以膚詞倖獲何難獨治其罪若其他字句或有可疑並無難嚴究其有無情弊茲闈中所取之文大率如此自不能專治于德裕一人若因于德裕而兼及衆人朕又不肯爲已甚之舉嗣後作文者自宜體認儒先傳說闡發題義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若再不能仰體朕意必令將此等膚陋詞句悉行磨勘毋謂朕不戒視成也

洋洋乎

聖諭使天下士子考官一齊顏汗矣

戴蓮塘璐藤陰雜記云自己卯嚴磨勘之條順天停科四人亦有倖免者有評指者壬午勘卷某摘用社稷鎮公子卷應議裘文達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容有以出左傳對者命立取書以證果出左傳遂長跪而幾受責時麟已官編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順天駁五十外中舉題爲孟公綽節用國狗之瘈何爲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達虛心查左傳而救之

乾隆甲戌科會試首題爲唐棣之華至末之思也場中士子有用

賜一日而九遷何者

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派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

至是令再頒禮部順天府各於外簾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軌並嚴查磨勘著以下科爲始磨勘諸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二十四年尚書秦蕙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第四名邊鄉禧文有欲君心於江海之語

上曰揆其用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廁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一並交議隨議邊鄉禧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奪俸

乾隆四十年議覆程景伊磨勘許士煌試卷內首題既入成湯語氣復引用周易爻象及泰誓書詞其援引錯謬非尋常累何可比應罰停　殿試三科奏上改爲罰停二科　按是科首題爲茍日新三句是盤銘詞故入成湯語氣

乾隆四十五年議結江南鄉試第一名顧問第一場三藝純用排偶於文體有關且恐易開浮華之漸況三藝俱用排偶場中易於辨識并不必再用字眼關通更易滋別項情弊將該舉人罰停三科考官議處又五十五年奏准第一名朱文翰第三藝內有寸衷疊汲孤行之語雖出爾雅釋詁實非古句全文制義自有制義之體裁僞之墨卷楷書不得兼寫篆隸似此攙雜難字不但文體非宜尤恐暗藏關節不可不防其漸

乾隆六十年乙卯會試總裁為竇東皐侍郎光鼐副為劉侍郎躍雲瑚祭酒瑚圖禮榜發會元為歸安王以鋙二名即其弟以銜時和珅與竇不協欲藉以傾之遂摘兩名闈墨中並有王道本乎人情語以為關節

上閱進呈卷見一二名皆弟兄亦心異之及觀會元參也曾句文

有一日萬幾思兼四事語以曾子未爲帝王不應用人君語抑寘
榜末申飭主司閱文老悖且天下人才衆矣何以兄弟聯名居首
降會以四品休致劉珊名奪四級及　殿試拆定進呈卷則狀元
乃王以銜也始爲釋然且
諭廷臣曰此亦豈朕之闕節耶
嘉慶十三年有御史黃任萬奏請續選
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奉
上諭制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
浮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自乾隆四年
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衰次而於本朝文
之清眞雅正者一併採列成編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
奉爲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尚往往摭拾竹書路史等

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探之經義
漸失眞源今該御史奏請釐正文體固爲矯弊起見但摺內所稱
欲另選近年制義以附
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尙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士求其經術
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卽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
是惟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淸眞雅正爲宗而於引用
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尙機巧以流入浮淺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
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
教至意欽此又二十年有學政姚元之奏請飭禁坊刻四書典制
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奉
上諭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誦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爲
文章方足以覘學識乃近多抄撮類書勦襲摭拾纂圖說遇不可

不嚴行飭禁嗣後坊間如有售賣刪本經傳及抄撮類書者著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燬如歲科考拔生童等有仍將此類聯鈔錄者卽擯棄不錄以正文風而端士習欽此　按此二摺皆為士習文風起見而

聖人一子一奪權衡至當誠非淺學所能窺矣

顧亭林曰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眞莊子漁父篇云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說文眞仙人變形登天也後世相傳乃與假字為對與老莊之言眞者微異其旨矣宋諱元以眞代之故廟號曰眞宗元武宿改為眞武元冥改為眞冥元枵改為眞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為太眞則猶未離其本也至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

文破云聖人教學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則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知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後遂浸淫無所底止矣　按此兩條所論甚精微始雖與淺學語然代聖賢立言者則不可不知也

書香堂筆記云今士子稍知讀書者輒有厭薄舉業之心此大誤也試問善讀書者有過於朱子程子者乎朱子之言曰世間非是科舉累人乃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我孔子耶又程子之言曰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試於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

日即可爲學但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耳二賢之言切近如此

閒勿齋隨筆云宋孫元忠樸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曰於吾姪豈有所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又云歐陽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底一字者或一文成則書而黏之於壁每日出入觀省必刪增其數字故相傳作晝錦堂記初稿起語甚多後乃是仕宦爲將相富貴歸故鄉旋經七八易稿最後乃於兩起語增兩而字又歐陽公答徐秘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蘇文忠告孫莘老曰作文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

則自見之文公與姪書云凡文字須少小時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虎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文朱子言傅安道常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按以上數條皆宋人論作文之法似與制義無涉然作制義之秘訣實不外此不可不知也

又曲洧舊聞中載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之淺深也按此亦可悟時文必須刪潤始臻美善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截必待

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二公皆雄於文者其言如此然則作時文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胡雙齋調德曰唐以前無專以文爲敎者至韓昌黎答李翊書柳柳州答韋中立書老泉上田樞密書上歐陽內翰書蘇潁濱上韓太尉書乃定文章指南程海滄謂昌黎答李翊書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特相似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老泉云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老泉所燒即昌黎所去者但老泉則作而又焚昌黎則直是先焚而後作矣昌黎云處若忘行若遺老泉云端坐而不動讀之七八年昌黎云昭昭然白黑分矣老泉云胸中豁然以明昌黎云汩汩乎來矣老泉云渾渾乎來之易矣昌黎云其敢自謂幾於成乎老泉云猶未敢以爲是也對舉言之無不相類如此操觚之士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制義之金針不卽在是哉

李文節公廷機舉業瑣言云四書題目千變萬化而行文者總不越規矩二字今有後生小子早掇巍科雖未諳規矩然未嘗不由於規矩之內特其質美暗合自不察耳未可以僥倖之功而廢制勝之術也然規矩二字亦自有辨今人只糊塗認成法為規矩不知規取其圓矩取其方故文藝中有著實精發核事切理者此矩處也有水月鏡花渾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規處也操觚家負奇者大率矩多而規少故文義方而不圓此猶春夏秋冬各旺一時而終囿於太和元氣之內也故魁文多矩而元文多規元文大都從鍛鍊得來不得糊塗看去泛泛然以為無奇也

陸清獻公三魚堂集中有示子帖云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只當擇數十篇時文看其規矩格式足矣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惟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

長進矣

瞿昆湖（景淳）曰幼習舉業只是胡做如是十餘年學既不成試每不利一日偶讀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恍然悟爲文之法遂屏去筆硯調息凝神一意涵養性靈以培其基閉門靜坐三月有餘自此試筆爲文便覺輕新流逸迥然出羣既而屢試冠軍聯捷鄉會而閱吾文者無弗稱善甚矣靜之爲功大也

王文簡公（士禎）池北偶談云予嘗見一布衣盛有詩名而其詩實多有格格不達處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阮亭堂齋話一條云鹿菴先生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猶戶也亦與此意同　按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

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施愚山閏章曰文風之盛衰上關乎國運恭逢 國家全盛之時當有光昌俊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向高明理體要歸醇雅夫文之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超講一直說盡無復虛冒是閉口而臟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一段頭目顛斜病二也虛比往往徑删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項不貫病三也中股宜實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股股大於腰指大於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所逞其妍榱棟倒施輸般無所用其巧讀書好古之士範我馳驅而蹊徑自別至於全章一

節弱甚頗挽方見古人手筆願具眼者一振之　按此所論俱係制義正格惟論後幅之病則名家往往有之不足以為病分別觀之可矣

虞山蘇苞九翔鳳遴啟禎文始於甲子終於癸未名甲癸集其自序一篇切中時弊不可不讀知其弊而反之作文之秘要在是矣序云文運之壞也有三大病三惡習三毒種焉惡習未去大病不治也毒種不除惡習不去也何謂三大病一曰僦賃人子不能自置所居賃市廛而處焉一有不合遷徙隨之雖五都之市皆經托足而終無一椽之植一瓦之覆今之文士亦然一房行出科律也一考卷行菁萃也目覽手披口吟心識荏苒三年竟無所驗復舍其故而新是圖終身奔走於其中而茫然不知所有故曰僦也一曰稱穿竊者盜人之衣裳而服之不能擇其短長盜人之金玉而

玩之不能知其貴賤苟示於人無不窺所由來而爲捕者所獲今之文士亦然其批閱時藝不論其合章旨得題神明書義而但思取其意探其詞及拈題握管襟西子之心擬優孟之貌非不連篇累牘而問其理出何經事由何史所採者誰家議論所本者誰氏所衷則不知也而旁觀者皆知其爲他人殘羹餘液雖有善者不能盡焉故曰竊也一曰奴廝養之於所主也行止屈伸惟其所使嘻笑怒罵傾息待命役役終身不能自主今之文士亦然每科房行墨從出錄其卑腐者曰此科甲傳鉢也元魁續鐙也摘拓新樣以幾一得備其耳目囚其心志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此亦隸人也故曰奴也而其病成於三惡習古人之文取神取骨取理取氣字句其後焉者矣然取樸老不取繁豔取簡潔不取淫浮取典雅不取卑靡取名貴不取庸陋取古勁不取柔媚類以吐聖賢

之語氣而顯其鬚眉也今則弱其骨揉其腰低其聲多其紅粉以取媚於人使聖賢口中絕無壯彩茍有引經據史出風入雅者時眼不能句讀反目不利場屋而删之改之且有因一二句一二字而棄長篇者何其自陋陋人也此字句之惡習也古人之文或深醇謹厚或排蕩縱横或典貴高華或清空爽亮體各不同而重在器局未有以機調勝者題中雖有虛字皆於實處得神今則外不求名理內不求性情腹笥枵餒口舌乘權以虛挑爲靈以吸後爲韻以輕揚佻巧爲工通篇播弄無非者也之乎滿紙機鋒盡屬欲而雖未閒有沉溺未深者聞高明之論欲大變其所爲而庸妄人復倡陋説以錮之謂南北風氣不同鄉會體裁各異聞者復廢然返矣此機調之惡習也文無奇正止有是非古人之文看題旣眞用筆不苟學力富識見確思路精深詞鋒英爽雖堂堂八股迥異

尋常譬如人身然耳目手足猶是也而岐嶷俊偉則望非衆而驚之若以五官四肢易位爲異則見者以爲鬼物矣今之作者不然每遇一題必問何格整者散之散者整之應分不分應合不合以凌駕出奇以割裂取勝不知筋骨已亂頭足倒施其背於程式者遠矣此格局之惡習也而其習又成於三壽種文運盛衰大由主考小由學使北闈之壬子乙卯山東之戊午以一科振數十年之弊以一省起天下之衰江南稱文章淵藪自己酉壬子典試者失其所取而戊午以前督學諸公所錄皆下士釀成今日之陋劉木齋力挽狂瀾拔幽滯於前茅置時髦於末第而江南之文漸有起色此其大驗也名儒夙學出閱者之識力推學者之攻苦定已之見以論文則不爲文章所惑就文之所至以取士則不爲意見所拘故能識異才而收實學今者未窺堂奧濫得科名即秉衡文之

筆取其腐爛則曰辭正取其淺薄則曰清眞取其散亂則曰變化取其癡肥則曰博大取其苟簡則曰老成取其隨題平敘則曰得法脈考官以取士子士子復爲考官展轉波靡罔知底止此取士者所傳之毒種也昔先君子之教不肖也四書既完卽繼以五經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以先正小題爲殿故予小子雖才質下乘而幼時筆墨卽不近庸俗此非一先生之言也凡爲父兄師長者皆然邇來之所見異是曰文者士之羔雁姑與習焉何必深求於是初明章句熟記停當時文數十首謂道在是經史諸書弗問也卽昔哲名篇讀之而不得所解則棄之未嘗深思所慮以求其故故其教子弟也以直解說約爲宗風以房行考卷爲正業負才美質其不爲汨錮而閉塞者寡矣夫有司之前列何當有無之數窮年而守青氈其術已不驗而復誤人子弟斷其讀書種子故曰冊

師敎人甚於庸醫此父兄師長所傳之毒種也成學之門士不知有時刻箧中止有經史古文先儒語錄故作文者自書所見不假借於人至後世而選家接踵矣然求仲子羽臯素脩維斗莝陽介生百史諸先生所選者皆足闡發微言羽翼大義爲後學津梁未如今日之非腐詞爛語不錄非平腔熟調不收錮人之耳目於淺陋荒人之心志於穢蕪若此其甚也癸丑以後金陳諸先生各出所學各成品格氣象萬千不可比擬而選家拘所見以丹黃存其平正而奇雋者删焉使天下曰諸先生者所仰望而不可攀躋者也而其文止如是則益安於固陋而不返此操觚者所傳之毒種也予故憫焉而有是選也或曰不成學陞萬而敢貤者何也曰治痼疾者投參苓先投金石參苓之力寬金石之力迅也文之在明猶詩之在唐也初唐漸穆盛唐昌明中唐名秀至晚唐而變時

憫俗之意發而爲言感激淋漓動人也易洪宣之文初唐也成宏正嘉之文盛唐也隆萬之文中唐也啓禎則晚唐矣諸君子以六經深其義以史漢廣其氣以宋儒端其範以兵農禮樂之志明其用以得失是非之故大其識以參觀典藏長其悟以博覽襍記益其慧周與先正所尚畧同而其時廟堂之上門戶相角婦寺擅權忠良僇辱作者感末運之陵微抒所懷之憤激故其質堅剛其鋒鋭利三百年元氣發揮殆盡此起衰金石也然而服是剎者亦難矣蓋名理精於江右經術富於三吳而談經濟論性情皆擅其長大力之沉摯千子之謹嚴文止之脩潔正希之樸老大士之明快彝仲之精實臥子之爽亮陶菴之愷切伯祥之古奧維節之孤峭長明之幽秀二張之典麗精碩歐黎之淡遠清微登巔造極者指不勝屈而其所言者大之化育陰陽興亡治亂綱常名

敘性命情微小之及鳥獸草木之情飲食居處之節凡三才所有無不晰其神明得其情狀故不通六經本末者不能讀也不熟諸史得失者不能讀也不深於周程張朱之語錄以得聖賢立言大義者不能讀也不留於春秋戰國之時勢以得聖賢補救深心者不能讀也不徧觀於諸子百家以悉其縱橫變幻者不能讀也不推於人情物態以辨其強弱剛柔悲喜離合之故者不能讀也不然仍以字句求之以為不合於今日有司之程而驚異焉譬之徇飢遇飲食之腐敗者而甘之設有膏粱則不知其味矣吾願學者毋以徇飢故習而汚先哲名文也

陸清獻公曰成宏以前之文敘題面處多發所以然處少而題意已顯然於題面之中成宏以後之文發所以然處多敘題面處少而題面亦躍然於題意之內兩者不可偏廢也

瞿昆湖曰作文須要從心苗中流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今之後生專去翻閱腐爛時文以爲得法抑知吾有至寶不去尋求而取給他人口吻以爲活命之資眞可嘆矣更有一題到手輒取舊文以爲式樣初時以爲省力不知耳目增垢心志轉昏自家本來靈性反被封閉不得透出即能成文亦平庸敷淺不足觀矣

唐翼脩曰前輩制藝之法有六位六位者曰項曰面曰心曰背曰足曰影項位者題前也題前有一層者有二層者有在上文者有在本題者知題有項位則文有來歷前半不患無生發矣面位者題之正面不煩言而解者也心位者題之所以然也知題有所以然則當求其所在而搜剔之斯理境深入不落膚浮矣背位者題之反面也從反面而挑剔逆取其勢則正面愈醒矣足位者題之後

一層也知題有後一層必宜於後幅補之而題意始完也影位者
題之對面與旁面也影在對面描寫其對面影在旁面描寫其旁
而知題有影位則題中題外不患無生發且有離奇境界也凡題
不必六位皆全而四五位則在所必有能就四五位闡發盡神卽
有佳境矣

王耘渠論文有四字訣一曰鮮此一字全在落想時須將題中所
有數見不鮮意境極力掃去然非故求新異之謂只將題目看得
透說得醒則用意遣詞自然如時花美女鮮豔動目反此則爲蔫
而已人之思焉而啻鮮最易明也一曰先此一字全在出筆處須
將章旨題旨或承上或冒下或本題眼目所在最要緊處開口喝
明以下逐節提闡俱要爭先一步使閱者望而知我之爲健將自
然人皆避舍一鼓而登若著筆平慢落人之後縱有是處被人搶

銳矣一曰話此一字雖亦在出筆處然通體命意遣詞俱要從銳利一路運用得鋒鋩四射令閱者驚心爽目自足使萬夫辟易人馬應弢反此爲鈍夫考試謂之文戰天下豈有持鈍兵而可入戰陣者乎一曰仙此一字則非凡人所能强求但將前三字揣摩成熟而加之以醞釀進之以變化自然如飛天仙人脫盡塵埃然此境終不敢爲庸才言聊備一說而已又論初學入門一曰淸淸楚而不模糊也一曰醒醒豁而不晦悶也一曰緊緊密而不鬆懈也一曰警警策而不庸弱也　按于光華謂淸醒緊警四字不獨宜於小學由小試至於鄉會墨又推而至於策論古文無不皆然而近人所稱典顯淺三字則恰爲初學之階梯也

何義門曰焯於壬午初識陶子師元淳請問作文秘訣子師曰要活焯退而觀己之文則一篇之中血脈不貫不活也一股之中直

下無轉不活也一句之中實字皆用不活也然好獨無實澀滯之去
戲不能致力於此藝惟日以予師語存之於心癸亥四月以事留
白下因渡江至浦口訪劉大兄元垢騎驢行田畔野風忽來顧見
田中麥浪其光油然因悟天地之文皆從一動生出證以予師活
字之旨恍然有得矣

唐翼脩曰文有一意分出兩層者如黃陶菴敬事而信題文推此
心以敬國家之大事推此心以敬國家之小事與國奉任下位不
援上題文上援我而我援之上不援我而我援之之類是也有一
意翻出兩層者如魏光國孰能一之題文以無論諸侯王實競且
爭無問諸敵國實應且憎宋學顯丹之治水也愈於禹題文以禹
治難而丹治易禹治逆而丹治順分股作翻之類是也有一層翻
出兩層者如蕭士瑋鄉人與楚人戰題文後幅旦見今人之所欲

類此臣見今人之所求似此分股襯貼之類是也知此三法則凡
題到手自不患窘觚矣

彦鉅少待先資政公課爲時文遇兩股平列題間用兩扇格必蒙
訓飭且使另作謂如此則謀篇布局都無所用其心矣及通籍後
獨侯侍紀文達師談藝偶及科舉文字師曰凡兩段三段平列題
名家多作兩大扇三大比我輩無此眞實力量似不宜輕效之科
舉場中尤所不宜凡兩段平列題亦不宜平分到底必須以起結
縮束之方有精神郎如本年會試首題爲人君止於仁兩段凡作
兩大扇者皆余所不喜記得汝闈卷係以八比平分到底于例最
學士必欲置之魁列余以文字雖佳而頗乏結構故抑至一百名
外學士常以爲恨有長評紀之後余少時聞孟瓶菴師持論亦是
如此後閱張惕菴先生　國朝文範中評語亦云兩扇文字最難

見好以其洞見底裏索然無味耳甲子河南十目所視二句壬申雲南知者樂水二句辛卯貴州晉文公譎而不正二句八兩扇文字俱不中予皆親見之每以繩似朋徒謂良工不示人以璞也

紀文達師曰文之清眞者惟其理之是而已文之古雅者惟其詞之是而已依於理以達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歉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詞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漢唐宋大家之文兼是三者而後能清眞古雅言皆有物也

四勿齋隨筆云舉業家於前明先正之文須平心靜氣領會其所以可傳之處衛壯謀文行集嘗言世於先正之文多視爲不合時宜斥之不讀近見有全寫孫九芝先生伐冰之家篇游泮第一者

又康熙間廣西元縣有金寫金正希先生作者然則先正之文宜其流傳至今不衰矣

蘇葒九日余錄甲癸集其中間有背謬者恐誤後人亦不可以不辨如吳青嶽道之以政全章開講中有曰古之主術一而已至於後世浸以多端曰政曰刑曰德曰禮夫堯舜之世未嘗無政刑德禮但古今來道之齊之者各有所尙耳此四者豈因後世多端而出乎且德禮尤不可云多端也古人除此所云主術者何在且所云一者何物乎此不可不辨者也來元成孟武伯問孝全章有曰毋論日月之至原無當於終食之不違彼且與之無違而吾何從而知之夫果無違斷無不知之理三月不違章豈聖人作啞謎語耶又曰無論萬念之寄自不勝一念之偶疎彼且懼其或疎而何示人以可知哉夫懼其或疎已便可知了何日不可知也後

又曰三子各見其長則兵農禮樂之會無不享仁人之功仁何在未知何以享仁人之功誠此不可不辨者也陳百史子游爲武城宰一節其開講有曰以治天下之道治一身則可以不失於爲士矣夫天下之事無不以小徵大以治一身之道治天下則有之若以治天下之道治一身吾不得其解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何嘗有治天下之道在內耶此眞大言欺人也且此題要前半篇先點滅明後半篇方可處處咏歎題面若驟過滅明則所說者何人所言者何事此作於後股猶不出滅明但曰此何人乎殊失位置最開近來惡習此不可不辨者也陳臥子禹吾無閒一節其後股曰用財者治亂之所係也制禮者敬忽之所分也夫無閒蓋言德也精一既傳之後故得無閒之實飲食衣服雖就外邊說其用意甚微用財制禮二義何其粗也且此皆指大聖人一身說開講曰俗之

純雜由此異題內從無此意此不可不辨者也黃陶菴吾自衛反魯一節中有曰九夏金奏也不可易以簫管新聲笙奏也不可易以鏞鐘思文歌於郊社先以角不先以宮清廟歌於禘嘗先以宮不先以角此謬之甚者也即今之俗樂亦不至以絲竹代金石以徵羽易宮商況古樂乎又曰鹿鳴魚麗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必奏之堂上南陔由庚象庶民萬物之治也必奏之堂下肆夏諸詩歌於廟中者天子以享元侯則頌不殊雅四牡諸詩歌於燕享者二南亦與同列則雅不殊風當時之錯亂固或如斯但夫子無權何能以匹夫之意而使天子諸侯無不奉行如三家歌雍豈因夫子正樂而遂已其事乎所云得所者不過補其殘闕序其失次也先生亦誤認如此後世益不知所從矣此不可不辨者也王虔遠所謂大臣者二句其文中有曰居唐虞之臣而事三代彼且悄然不

欲曰非我主也夫皋夔伊旦其才德不俱上下豈皋夔事湯武即悄然不欲乎如此說則置伊旦於何地又曰君欲爵一人非大臣不敢爵君欲殺一人非大臣不敢殺則曰吾道在是夫道中之作用甚大爵賞其一也欲以此作正講則偏而不全矣此不可不辨者也黃君諱家瑞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其通篇全是解勸安慰語殊失題意夫吾輩遇朋友有骨肉之憂但僅解勸安慰之者泛交也若有關切者必與之商量周旋之法挽回之道決不以泛語答之況聖賢乎此題實有周旋挽回作用在內下文之意蓋言如此行去雖四海皆兄弟而同氣不待言矣若云四海皆兄弟何必藉兄弟為兄弟則聖賢教人疏棄骨肉道之度外必無此理此不可不辨者也馮君諱文偉之子適衛全章此題聖賢留心天下不借衛事立論非亦為衛也作文者但可於股尾篇終指點衛事作波

漏耳不然竟於開講直指衞霍二篇到底亦有偏鋒可採已非方家舉止矣若兩頭俱開說僅於中間插入一股無此體裁此不可不辨者也李君諱耿之藍均無貧三句無論其篇中所載老成瞻言百里常合終始而其爲圖帝王容保無疆亦合物我而爲之慮其詞句庸俗寬泛閱之欲吐且此題專重均安和三字寡貧無傾只須股尾一帶此作上下呆講殊失重輕此不可不辨者也王君諱玉藻之無求備於一人其文中有曰卽磬管而笙瑟之不習戈及而汝拾之不習夫士大夫之家用一幹辦之僕尚不至舉取如此況朝廷用人乎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則無求備於人人可知也若求備於一人則必求備於人人又可知也將一人二字看死了此不可不辨者也錢希聲之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一句其文中有曰於其所及意者而圖之又有不及意者以敢之未足見

洗心之密也於其所及覺者而防之又有不及覺者以閑之未足見存誠之至也又曰至此猶無斁焉則眞無有斁焉者矣至此無敢慢焉則眞無有慢焉者矣皆俗腔陋調甚汙筆墨此不可不辨者也吳梅村之文武之政二句其開講曰君不貴無稽之聽而必敬其祖宗臣不陳非聖之書而必擇其美善提比又曰臣不敢以久遠荒畧之言塞臣子對揚之責又不敢以闕畧不完之理虛吾君下訪之誠即犯開講之意中股又曰刪書斷自唐虞然而邈矣非即提比中所云久遠荒略者乎學禮托於杞宋然而微矣非即提比中所云闕略不完者乎犯而又犯此不可不辨者也況君諱應旦之君臣也五句其文有曰天生人而畀之父夫畀人以子則有之畀人以父無此理也閱之可發一笑且此題五段各有實義不宜牽合而此文每一段中必插入四件蓋由力量不足不能貫

發故作纖巧態耳而實賓多於主題中正面精實處反多遺漏闕者以為縱橫則非也此不可不辨者也宋其武之忠信重祿四句其提比有曰先立於無欺者務開之以不自菲薄之路稍臨以寬簡者必予之以油然樂易之懷其中股有曰發念之始非謂其至微準諸此以登明堂而三百六十屬之心於以其見矣皆浮泛體面語於題義甚遠而人以為冠冕而採之此不可不辨者也朔有銜之旌勳曰五句此題已是引古而其文不明見於經傳學者猶疑之而文中復造作古語曰咨爾司徒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民孝子悌悌貞婦順孫日以眾多惟爾之能是戲中戲也此不可不辨者也其餘可辨者尚多而此數篇者尤時習所傳誦而楷式者也故辨之不得不亟以此類推可耳　按蘇也九此言非刻深之論明眼人當自知之學者於讀文時不按諸理法而徒賞其聲情

則有但知其美而不知其惡者矣余故亟爲拈之

制義叢話卷之二